

說《爾雅·釋丘》的「融丘」^{*}

古育安^{**}

摘要

《爾雅·釋丘》記載了各種與自然界之「丘」有關的詞彙，其中開頭的「敦丘」、「陶丘」、「融丘」分別為「一成」、「再成」、「再成銳上」之丘，這裡的「敦」、「陶」、「融」詞義或與「丘」的型態有關。前人的研究可以透過《爾雅詁林》得到初步的掌握，本文主要針對「融丘」之「融」的音義問題進行重探，由於「融」字本身並無「銳」義，相關詞義亦難引申出「銳」義，故可嘗試從通假的角度討論。透過出土文獻帶來的啟發，並聯繫相關材料，本文認為「融」或可讀為「岑」。

關鍵詞：爾雅、釋丘、融丘、岑、聯綿詞

^{*} 本文得到顏世鉉教授、張宇衛教授及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指正，特此致謝，惟文責自負。

^{**} 古育安現職為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。

一、前言

《爾雅·釋丘》記載了各種與自然界之「丘」有關的詞彙，其中開頭的「敦丘」、「陶丘」、「融丘」分別為「一成」、「再成」、「再成銳上」之丘，這裡的「敦」、「陶」、「融」詞義或與「丘」的型態有關，然而其何以有「一成」、「再成」、「再成銳上」之義，《爾雅詁林》中羅列了歷代學者的說法，卻未有共識，也留下討論的空間。本文主將針對「融丘」進行討論，先整理舊說得失，從中找尋具有參考價值的線索，再透過新材料帶來的啟發，因聲求義，進一步探討「融」的音義問題，希望能對「融丘」之「融」何以有「銳上」之義提出一些看法。

二、前人對「融丘」之「融」的主要說法

《爾雅·釋丘》：「再成銳上為融丘。」郭注曰：「織頂者。」¹「織」字雪認本、《釋文》、單疏本作「鐵」（阮元《校勘記》指出），《爾雅義疏》亦作「鐵」。¹《詩經·大雅·既醉》：「昭明有融。」毛傳曰：「融，長也。」²《爾雅·釋詁》：「永、羨、引、延、融、駿，長也。」³《方言·第一》：「融，長也。宋衛荆吳之間曰融。」⁴《釋名·釋丘》：「銳上曰融丘；融，明也；明，陽也。凡上銳皆高而近陽者也。」⁵《說文·鬲部》：「融，炊氣上出也。從鬲，蟲省聲。」段注曰：「釋詁、毛傳、方言皆曰『融，長也』，此其引申之義也。」⁶學者注「融丘」多引述郭注與《釋名》之說，⁷自出新說者如《爾雅新義》：「銳，無頓也，或能融之。回黜聰明為是焉。列子曰：骨肉都融。」《爾雅義疏》曰：「按融，炊氣上出也。宐兼高長二義，長與高即銳上之意。」⁸

《義疏》在〈釋詁〉「融」字之處有較詳細的說法：

¹ [晉]郭璞注，[宋]邢昺疏：《爾雅注疏》（臺北：臺灣古籍出版，2001年），頁224。
² [漢]毛亨傳，[漢]鄭玄箋，[唐]孔穎達疏：《毛詩正義》（臺北：臺灣古籍出版，2001年），頁1282。
³ [晉]郭璞注，[宋]邢昺疏：《爾雅注疏》，頁24。
⁴ 華學誠匯證，王智群等協編：《揚雄方言校釋匯證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年），頁60。
⁵ 任繼昉：《釋名匯校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2006年），頁67-68。
⁶ [漢]許慎著，[清]段玉裁注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（臺北：洪業文化，1999年），頁112。
⁷ 參朱祖延：《爾雅詁林》（武漢：湖北教育出版社，2014年），頁2652-2659。
⁸ 朱祖延：《爾雅詁林》，頁2653、2659。

融者，《白虎通》云：「融者，續也。」續有長義。又〈釋丘〉云：「再成銳上為融丘。」銳有高義，故左氏昭五年《傳》「明而未融」服虔注：「融，高也。」高與長近。《詩》「昭明有融」，〈周語〉云「顯融昭明」，毛傳及韋注並云：「融，長也。」……融、羨、永、引、延又俱一聲之轉。⁹

郭注直陳其義，《釋名》、《新義》之說輾轉附會，段注以《說文》「炊氣上出」為本義，以「長」為引申義，《義疏》進一步以為「長」與「高」義近，由「高」聯繫到「銳」。段注與《義疏》從詞義引申的角度解釋，然而二者對「融」的「長」、「高」之義與「炊氣上出」之義的關係，及其如何能引伸出「銳」義，都未能清楚說明。

清代學者透過聲音通假有進一步突破，嘗試將「融」讀為與「銳」義有關的字，如董瑞椿在《讀爾雅日記》中批判《釋名》、《義疏》之說，指出：

案劉說穿鑿。疑融乃蝕段字。《說文·金部》：「蝕，枱屬也。枱，大徐作柶，今從段注訂正。從金，蟲省聲。」不省則為鑷。《廣雅·釋器》：「銓鑷謂之鑷。」許書金部「鈐」下云：「鈐鑷，大也。一曰類枱。」枱，本亦作柶，今從段注訂正。鈐鑷即銓鑷矣。銳，芒也。芒，艸耑也。艸耑為銳，而枱為耑耑，俱見《說文》，故銳上名蝕丘，言丘耑之銳一如耑耑，象形以命名耳。郭注「鐵頂者」，《說文·金部》：「鐵，鐵器也。一曰鑄也。」「鑄，破木鑄也，一曰琢石也。」是鑄元銳利器。《廣雅·釋詁》：「鑄，銳也。」《說文·竹部》：「箴，曰銳也。」鐵從金為金器銳，箴從竹為竹器銳，蝕丘之蝕亦從金，故郭詁以鐵不以箴，此郭注之精也。郝氏懿行《義疏》謂融宜兼高長二義，高長有銳上意，抑知高長者未必皆銳上。融之不得不為蝕段，有斷然者。¹⁰

另外，繆楷在《爾雅稗疏》中認為：

再成銳上為融丘，郭云「鐵頂者」。案《呂覽·有始篇》：「東北曰炎風。」高誘注：「一曰融風。」是融、炎一聲之轉，疑

⁹ 朱祖延：《爾雅詁林》，頁 290。

¹⁰ 朱祖延：《爾雅詁林》，頁 2658。

融為剡之假音，《說文》：「剡，銳利也。」《釋名》以明釋之。
存參。¹¹

二說皆有啟發性。本文延續此一思路，透過傳世材料與近年新的古文字材料及研究成果，對「融丘」之「融」的讀法提出一些補充。

三、「融」的讀法再思考：「融」可讀為「岑」

「融」之本義為何，是否即《說文》之「炊氣上出也」，由於材料不足難有定論，學者以《說文》之「本義」引申為「長」之說自然也無法落實，而其他輾轉附會之說更不可信。若從先秦文獻中的用法來看，「融」之詞義有「融化，消融」（見《墨子·備娥傳》）、「大明，大亮」（見《左傳·昭公五年》）、「長久，久遠」（見《詩經·大雅·既醉》），還有「融融」一詞，指「和悅的樣子」（見《左傳·隱公元年》），¹²這些詞義也很難說明與「銳」義有何關係，故探求「融丘」之「融」何以有「銳」義，須另尋他途。本文認為董瑞椿從聲音假借角度提出的說法值得參考。

董說一方面受到郭注「織（鐵）頂」影響，注意到與「金器」有關的字，又著眼於聲符「虫／蟲」，而將「融」讀為與「金器之銳」有關的「蝕／鏹」，別開生面。不過有「銳」義的詞彙中還有與「山之銳」有關者，也可以列入考慮，本文認為「融丘」之「融」（餘冬）或應讀為「岑」（崇侵）。¹³以下先談聲音問題。

二字聲母發音部位相近，韻尾發音部位亦相近。冬部字與侵部字於《詩經》中有合韻的現象，清代學者嚴可均、章太炎主張冬部併於侵部，¹⁴王力也曾同意此說，以為「冬部的字那樣少，而《詩經》裡冬侵合韻達五次之多。直到西漢，冬侵仍有同用的，可見冬部字到公元1世紀仍收-m尾」。¹⁵周祖謨進一步指出《詩經》中冬侵通押僅七例，皆關中地區之詩，其他地區押侵韻十二例，押冬韻七例，無冬侵通押之例，因此認為冬侵通押是「《詩經》時代部分地區所有的早期的一種方音現象」，並指出：

¹¹ 朱祖延：《爾雅詁林》，頁2658。

¹² 王力：《王力古漢語辭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0年），頁1168。

¹³ 本文所引古音參郭錫良：《漢字古音手冊（增訂本）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10年）。

¹⁴ 嚴、章之說分別見於《說文聲類》、《音論》，相關說法可參陳新雄：《古音學發微》（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83年），頁398-399、495-460。

¹⁵ 王力：《漢語史稿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5年），頁97-98。

「侵」部是收-m 的，「冬」部上古最早也可能是收-m 的，因為「冬」「侵」有相押的關係。可是至少在東周時代已有廣大地區讀為收-ng 的了。推想最早冬部字的韻母原來有合口性質的成分，合口成分與-m 拼在一起而發生異化作用，所以-m 就變為-ng。不過，在某地區的方言裡還有讀-m 的遺留，因而出現「冬」「侵」通押的現象。……「雍」也可能原來屬-m 類，後來分化入「東」部，猶如「風」字從「侵」部轉入「冬」部，後來又轉入「東」韻。¹⁶

陸志偉也認為早期東、冬（中）、蒸都曾收-m 尾，從楚辭的用韻狀況來看，可能在東南方言中保留了此現象。¹⁷顏世鉉、王志平二位先生承繼周祖謨、陸志偉之說，舉出大量先秦兩漢侵、談部與東、冬部可通之例作進一步討論，說明此種現象到漢代還保留在一些方言中。¹⁸麥耘有精要的總結，他將上古音分為前後兩期，前期中周朝建立以前是 I 期，西周至戰國是 II 期，前期侵、冬（中）二部都是-m 尾，關於侵、冬（中）其與東、蒸等部的關係，麥先生指出：

蒸、東二部字（或其中一部分字）在 I 期為** -m 韻尾。此二部字在《詩經》有與** -m 韻尾字相押的例子，蒸部與侵部合韻的如《秦風·小戎》中「膺、弓、滕、興」與「音」押、《大雅·生民》中「登、升」與「歆、今」押，東部與中部合韻的如《邶風·旄丘》中「東、同」與「戎」押韻等。早期金文中有多篇以「霽冬（中部）」與「子子孫孫永保用（東部）」押韻。這應該視為 I 期讀音的遺留。古文字有「莽」（義為「奉送」），後衍生出彤、義均成系列的「朕」**lrjəm（侵部）、「倂媵騰」**lrjəŋ（蒸部）、「送」**sləŋ（東部）等字，其中「媵騰」以「朕」為聲符，看來作為初文的「莽」也該是侵部字。蒸部「媵騰騰」**ləŋ、「勝」**lhjəŋ

¹⁶ 周祖謨：〈漢字上古音東冬分部的問題〉，《周祖謨語言文史論集》（北京：學苑出版社，2004年），頁46-50。

¹⁷ 陸志偉：《古音略說》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79年），頁213。

¹⁸ 顏世鉉：〈楚簡「流」、「讒」字補釋〉，收於謝維揚，朱淵清主編：《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》（上海：上海大學出版社，2004年），頁151-154。王志平：〈也談「鈺鑿」的「鑿」〉，收於中國古文字研究會，中華書局編輯部編：《古文字研究》第28輯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0年），頁614-616。

等字亦從「朕」聲。「雖（雍）」和從其得聲的「靡饗壘」^{**kon}等是東部字，「宮躬窮」^{**kum}等是中部字，可是在甲骨文中，「雖」和「宮」都從「𠄎」得聲，可見這兩個諧聲系列在讀音上原很接近，至少韻尾是一樣的。這些都說明了蒸、東二部字確實有念^{**}-m 韻尾的歷史。不過，是不是這兩部的所有字都是如此，則尚未能確定。¹⁹

雖然現有的材料中沒有「融」直接讀為「岑」的例子，不過從傳世文獻及出土文獻中的異文材料來看，還是有不少訊息可以說明「融」有讀為「岑」的條件。

首先，「融」讀為「岑」可透過同為侵部的「甚」、「宄」聲字說明。「甚」、「宄」作為聲符往往通用，異文證據很多，如：「忱／諶」、「耽／媵」、「耽／湛」、「沈／湛」、「抚／搃」、「眈／覲」、「耽／湛」。²⁰其中「耽／覲」之例即漢《張壽碑》的「覲觀虎視」及《周易·頤》六四之「虎視眈眈」，阜陽漢簡《周易》作「耽」，馬王堆帛書《周易》作「沈」，《上博三·周易》作「韞」（即「融」），²¹則戰國楚文字中「融」有與「甚／宄」聲字通用之例。

從「甚」聲字與從「今」聲字亦多有互通之例，如「戡／彘」、「堪／彘」。《尚書·西伯戡黎》之「戡」，《尚書大傳》、《說文·戈部》作「彘」，《左傳·昭公二十一年》「王心弗堪」，《漢書·五行志》作「王心弗彘（彘）」，顏注引孟康曰：「古作堪」。²²段玉裁以為「西伯戡黎」之「戡」，「壁中本作彘，後易為戡，或易為堪」，²³從楚簡用字來看應該是合理的推測，《清華一·尹至》「自西捷西邑，夸其有夏」（簡5），〈耆夜〉「伐郟，大彘之」（簡1），《清華一·祭公之顧命》「惟文武中大命，彘厥敵」（簡12），《逸周書·祭公》作「戡」，出土文獻之「岑」、「彘」與傳世文獻之「戡」記錄同一詞，另外，《清華一·保訓》「恐弗念有終」（簡3）之「念」讀為「堪」，也是同樣的用字現象，²⁴而苗豐根據此用字習慣認為《山海經·大荒東經》「河伯念有

¹⁹ 麥耘：《音韻學概論》（南京：江蘇教育出版社，2009年），頁106。

²⁰ 高亨：《古字通假會典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97年），頁236-237。

²¹ 陳仁仁：《戰國楚竹書《周易》研究》（武漢：武漢大學出版社，2010年），頁256。

²² 高亨：《古字通假會典》，頁233-234。又參〔漢〕班固：《漢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2年），頁1448-1449、1478。

²³ 〔清〕段玉裁：《古文尚書撰異》，收於〔清〕阮元主編：《皇清經解》（清咸豐十一年補刊本，1861年），卷577，頁1上。

²⁴ 參李學勤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壹）》（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9年），頁128、150、174、143。

易」、〈大荒北經〉「帝念之」，《小雅·沔水》「莫肯念亂」之「念」都可讀為「戡」，亦可參。²⁵

還有聯綿詞中的「岑／嶮」，如《莊子·在宥》「故賢者伏處大山嶮巖之下」有「嶮巖」一詞，《管子·宙合》作「岑巖」，司馬相如〈子虛賦〉、《說文·山部》作「岑峯」，揚雄〈蜀都賦〉作「岑崑」。²⁶又「今」、「金」聲字往往互通，亦有「欽／堪」異文之例，如《山海經·西山經》之「欽鴉」於《莊子·大宗師》作「堪坏」²⁷

如上所述，在先秦兩漢文獻中，「甚」聲字與「今」聲字常記錄同一詞，「甚」、「宄」作為聲符往往通用，而戰國楚文字中「融」字可與「甚／宄」聲字通假，可知「融」確有可能讀為「岑」。

趙彤整理楚方言材料，指出東冬合韻之例有楚辭〈離騷〉「庸」、「降」，宋玉〈高唐賦〉「容」、「窮」，東侵合韻之例有楚辭〈天問〉「沈」、「封」，東冬侵合韻之例有楚辭〈卜居〉「忠」、「讒」、「從」及宋玉〈九辯〉「忠」、「湛」、「豐」。趙先生對「讒」字作了一點補充，指出此字一般歸侵部或談部，但楚文字（即《上博一·孔子詩論》的「𧈧」）從「蟲」聲，說明楚方言「讒」歸冬部。²⁸李存智進一步提到《上博一·性情論》「龍」（東）通「隆」（冬）的例子，說明二字有相同的韻母層次。²⁹據前舉學者之說，此種現象可能反映楚人保留了一些東、冬部收-m 尾的情況，上舉「融」讀為「甚／宄」聲字，及楚文字以「蟲」作侵談部字「讒」的聲符，皆可作為冬部收-m 尾之例。「讒」可從「蟲」聲，《左傳·昭公三年》有「讒鼎」，「讒鼎」又見《韓

²⁵ 苗豐：〈《保訓》與《山海經》對讀三則〉，發表於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」網站參見：<https://www.tafnmachine.com/Web/Show/4492.html>，發表日期：2019年11月28日；瀏覽日期：2022年5月15日。

²⁶ 徐振邦：《聯綿詞大詞典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13年），頁666-668。

²⁷ 高亨：《古字通假會典》，頁231。

²⁸ 趙彤：《戰國楚方言音系》（北京：中國戲劇出版社，2006年），頁142-143。「𧈧」讀為「讒」最早由李學勤提出，沒有解釋，王志平有同樣看法，對其讀法亦無討論，蔡哲茂、顏世鉉二位先生以為此字從「蟲」聲讀為「讒」，對相關通假例證及音理作了比較詳盡的討論，相關說法可參曾憲通：〈再說「虫」符〉，《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叢考》（廣州：中山大學出版社，2005年），頁109-110，李家浩：〈楚簡所記楚人祖先「媯（鬻）熊」與「穴熊」為一人說〉，《安徽大學漢語言研究叢書·李家浩卷》（合肥：安徽大學出版社，2013年），頁192。蔡先生之文〈上海簡孔子詩論「讒」字解〉初稿於2002年3月發表於「簡帛研究」網站，修訂稿收於《蔡哲茂學術文集》（新北：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2021年），第7冊。顏先生之文即前引〈楚簡「流」、「讒」字補釋〉。

²⁹ 李存智：《上博楚簡通假字音韻研究》（臺北：萬卷樓圖書，2010年），頁254。

非子·說林下》，於《呂氏春秋·審己》、《新序·節士》作「岑鼎」，³⁰也說明「融」可讀為「岑」。另外，前引董瑞椿提到的「鈇／鑕」為「鈇鑕」、「鈇鑕」，很可能也反映了冬部字「鈇／鑕」本讀為侵部字「鈇／鈇」的語音現象。

另有一例也是楚人保留了東部字收-m尾的語音現象，即東部字的「冢」、「種」（章東）讀為侵部字的「琴」、「岑」。《山海經·海內經》有「冬夏播琴」，郭璞注曰：「播琴猶播殖，方俗言耳。」畢沅曰：「播琴，播種也。《水經注》云：『楚人謂冢為琴。』冢、種聲相近也。」郝懿行曰：「今案畢說是也。又劉昭注《郡國志》『銅陽』引《皇覽》曰：『縣有葛陂鄉，城東北有楚武王冢，民謂之楚武王岑』。然則楚人蓋謂冢為岑，岑、琴聲近，疑初本謂之『岑』，形聲譌轉為『琴』耳。」³¹此例也間接說明「融」可讀為「岑」。

還有一組涉及湯伐桀與武王伐紂的地名聯繫了冬部字與侵部字，即湯伐桀之地名「戎遂」（《上博二·容成氏》簡39）、「有娥之虛」（《史記·殷本紀》）、「陋遂」（《湯誓序》）、「郟」（《呂氏春秋·簡選》）、「螭遂」（《墨子·明鬼下》）、「聆隧」（《國語·周語上》）、「聆遂」（《說文·耳部》）、「黔隧」（《左傳·莊公三十二年》、《昭公十八年》孔疏及《後漢書·楊賜傳》李注引）、「亭隧」（《說苑·辯物》），及武王伐紂之地名「有戎之隧」（《說苑·權謀》）、「茲遂」（銀雀山漢簡《孫子兵法·黃帝伐赤帝》簡176）。許全勝指出「戎遂」之「戎」（日母冬部）與「陋遂」之「陋」（日母蒸部）音近可通，「有娥之虛」於《路史》作「娥虛」，即「戎遂」、「陋遂」，「郟遂」也是「戎遂」，「成」、「戎」形近而訛，後加邑旁作「郟」，「螭遂」之「螭」則同意孫詒讓讀為「郊」，又聯繫到「聆隧」等地名。白於藍進一步將湯伐桀該組地名聯繫到武王伐紂的地名，指出「聆」從「今」聲，「茲」從「鈇（從金）」聲，「今」聲字與「金」聲字常互通，而「聆」（侵部）與「戎」（冬部）韻部冬侵合韻，聲母一為喉音一為舌音，從今聲的「念」、「貪」等字聲母為舌音，「亭隧」之「亭」字聲母亦為舌音，又典籍中戎與從今聲之字均可與從壬聲之字相通，則「聆」與「戎」亦可通。二說基本可參，其中「螭遂」對應的是《簡選》的「郟」，即「有娥之虛」、「娥虛」、「戎遂」，漢代「融」字或作 **融**（流沙簡·屯戍2.14）、**融**（亳縣鳳皇臺一號漢墓剛卯）、**融**（白

³⁰ 高亨：《古字通假會典》，頁234。

³¹ [清]郝懿行：《山海經箋疏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9年），頁381。

石神君碑）、𡗗（漢印），偏旁與「高」相近，很可能傳鈔者將「融」字偏旁「鬲」誤認為「高」，而訛為「螭」字。「融」（餘母冬部）、「戎」（日母冬部）韻部相同，聲母同為舌音，音近可通。³²

這整組地名聯繫了冬部的「戎／娥」與侵部的「聆／黔／茲」，間接說明「融」有讀為「岑」的條件，若《墨子》之「螭」確為「融」字之誤，則為「融」與「今」聲字通假之例。

四、「岑」的詞義問題補說：「岑」有「銳」義

《說文·山部》「岑，山小而高。」³³《爾雅·釋山》：「山小而高，岑。」³⁴《釋名·釋山》：「山小高曰岑。岑，漸也，漸然也。」³⁵《方言·第十二》：「岑，賁，大也。岑，高也。」³⁶

《釋名》以聲訓方式將「岑」（崇侵）訓為「漸」（莊談），《釋名疏證補》曰：

畢沅曰：漸，俗字也，當作「漸」。《詩·小雅》：「漸漸之石。」毛傳：「漸漸，山石高峻。」《釋文》：「漸，士銜反。」然則古通借漸字為之。葉德炯曰：唐卷子本《玉篇·山部》引《孟子》「可使高於岑樓」劉熙注：「岑樓，小山銳頂者。」與此義合。³⁷

劉熙以「漸」訓「岑」，學者以為「漸然」當作「漸漸然」，³⁸「漸漸」即「漸漸」，指山石之高峻，劉熙又將《孟子·告子下》「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」之「岑樓」釋為「小山銳頂者」，趙岐注亦釋為「山之銳嶺者」。³⁹此外，劉

³² 以上說法詳見拙著：〈《史記·殷本紀》所載湯伐桀之戰的取材與書寫問題〉，收於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編：《第十二屆漢代文學與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（臺北：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，2022年），頁44-46。《莊子·外物》有「𧈧蟬」《釋文》引司馬云「讀曰仲融」，楚文字「融」作「𧈧」、「𧈧」，曾憲通以為「蟬」即楚文字「𧈧」之省變，參曾憲通：〈從「𧈧」符之音讀再論古韻部東冬的分合〉、〈再說「𧈧」符〉，《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叢考》，頁102、110。曾說可從，則「螭」也不排除是楚文字「𧈧」之訛。

³³ 〔漢〕許慎著，〔清〕段玉裁注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，頁444。

³⁴ 〔晉〕郭璞注，〔宋〕邢昺疏：《爾雅注疏》，頁233。

³⁵ 任繼昉：《釋名匯校》，頁48。

³⁶ 華學誠匯證，王智群等協編：《揚雄方言校釋匯證》，頁848。

³⁷ 〔清〕王先謙：《釋名疏證補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8年），頁29。

³⁸ 任繼昉：《釋名匯校》，頁48。

³⁹ 〔清〕焦循：《孟子正義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），807。

向〈九歎·逢紛〉有「揄揚滌盪，漂流隕往，觸峯石兮」，「峯」又作「岑」，王逸注曰「銳也」，⁴⁰「岑石」一詞又見於《越絕書·外傳記地傳》「取錢塘浙江岑石」。⁴¹可知漢代學者已指出「岑」有「銳」義，並聯繫到聯綿詞「嶰嶰」、「漸漸」。

「岑」、「嶰」與一組聯綿詞有關，《廣雅·釋詁》：「嶰嶰、岑峯，高也。」王念孫疏證曰：

嶰嶰者，《說文》：「磬，礮石也。」〈小雅〉「漸漸之石，為其高矣」，釋文：「漸，亦作嶰。」《說文》：「巖，岸也。」「礮，石山也。」〈小雅·節南山篇〉「維石巖巖」，釋文：「巖，本或作嚴。」合言之則曰「嶰巖」。《說文》：「砮，磬砮也。」宋玉〈高唐賦〉云「登嶰巖而下望兮」，《楚辭·招隱士》云「谿谷嶰巖兮水橫波」，《淮南子·覽冥訓》云「熊羆匍匐，丘丘山砮巖」，竝字異而義同。

轉之為岑峯。《方言》：「岑，高也。」《爾雅》：「山小而高，岑。」《孟子·告子篇》「可使高於岑樓」，趙岐注云：「岑樓，山之銳嶺者。」《釋名》：「岑，嶰也。嶰嶰然也。」「岑」、「嶰」聲相近，故《呂氏春秋·審忌篇》「齊攻魯求岑鼎」，《韓非子·說林篇》作「讒鼎」。讒與岑皆言其高也。《說文》：「厰，峯也。」又云：「岳，山巖也。讀若吟。」僖三十三年《穀梁傳》云：「必於穀之巖嶮之下」，《楚辭·招隱士》「嶰岑碣礪兮」，上音「欽」，下音「吟」。又云：「狀貌嶮嶮兮峨峨。」張衡〈思玄賦〉云：「冠岳岳其映蓋兮。」合言之則曰「岑峯」，《說文》：「峯，山之岑峯也。」《漢書·司馬相如傳》「岑峯參差」，《史記》作「岑巖」。〈揚雄傳〉「玉石聳峯」，蕭該《音義》引《字詁》云「聳，古文岑字」；張衡〈南都賦〉「幽谷聳岑」，上音「岑」，下音「吟」。嵇康〈琴賦〉「崔嵬岑崑」，竝字異而義同。⁴²

又〈釋訓〉：「巖巖、嶰嶰，高也。」疏證曰：

⁴⁰ [漢]王逸注，[宋]洪興祖補注：《楚辭補注》（臺北：大安出版社，1999年），頁467-468

⁴¹ 李步嘉：《越絕書校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6年），頁230。

⁴² [清]王念孫：《廣雅疏證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8年），頁665-666。

卷四云：「巉巖，高也。」「巉巖」與「嶄巖」同。重言之則曰「嶄嶄」、「巖巖」。《小雅·節南山篇》云：「節彼南山，維石巖巖。」〈漸漸之石篇〉云：「漸漸之石，為其高矣。」「漸」亦與「嶄」同。⁴³

王念孫聯繫了「巉巖（巖）」、「暫巖」、「嶄巖」、「岑崑」、「巒崑」、「岑巖」、「岑崑」，及上字重言之「漸漸（嶄嶄、嶄嶄）」，下字重言之「巖巖」、「岳岳」、「崑崑」，倒言之「嶄岑」，下字連用之「巖嶄」，這組聯綿詞在文獻中也用其他字記錄，例子很多，基本為「高」義，一般指「山勢高峻」，⁴⁴任繼昉指出此類聯綿詞「表示尖銳突出、參差交錯義」。⁴⁵高峻之山的型態本較一般山尖銳，前人也已指出此類聯綿詞有「銳」義，如《漢書·司馬相如傳》有「嶄巖」一詞，顏注曰「尖銳貌」，《漢書·揚雄傳》有「巒崑」一詞，顏師古訓為「高銳貌」，⁴⁶則唐人亦以為此類詞語有「銳」義，殷寄明進一步指出：「《說文·山部》；『崑，山之岑崑也』；『岑，山小而高』。山小而高則尖銳，藉此可知『巒崑』為同義聯合者，二詞根本皆高而尖銳義。」⁴⁷殷先生認為「巒」、「岑」、「崑」這些字連用成詞且都有高、尖之義，有其道理。

聯綿詞的來源很多，錢宗武指出其中有一類「連音成詞，深層詞義上下同義近義」的聯綿詞：

這類聯綿詞即所謂由同義近義複合詞形成的聯綿詞。實際上，這類聯綿詞的所謂同義近義是進行語源分析的結果，歷時形音變異已使之形音強化而至形義弱化，兩個聯音的詞素義已在人們的意識中凝固成一個詞素。這類聯綿詞在先秦文獻中有單音節表義形式，亦有複音節表義形式，詞形變體較多，上下音節亦可易位。⁴⁸

⁴³ [清]王念孫：《廣雅疏證》，頁922。

⁴⁴ 參徐振邦：《聯綿詞大詞典》，頁661-663、666-669。

⁴⁵ 任繼昉：《漢語語源學》（重慶：重慶出版社，1992年），頁191。

⁴⁶ [漢]班固：《漢書》，頁2553、3551。

⁴⁷ 殷寄明：《漢語同源詞大典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8年），頁1494。

⁴⁸ 錢宗武：《〈尚書〉聯綿詞的類型兼論聯綿詞的構詞理據》，收於張涌泉等編：《漢語史學報》（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，2003年），第3輯，頁195。

徐振邦曾整理出八種聯綿詞產生途徑，包含此類聯綿詞，他稱為「同義近義單音詞的聯用」：

同義近義單音詞由於長期聯用而變成了聯綿詞，與同義聯合式合成詞形成的過程沒有什麼不同，只是由於這類聯合成詞在長期使用的過程中，不僅聯用，而且將其義寄之於其聲，而不在託之於其形，因而同一合成詞出現了眾多異體，原來的兩個獨立詞素凝結成一個詞素，兩個音節共同承受一個詞素義，即共同表義。⁴⁹

「岑崟」這組聯綿詞便是此類聯綿詞的主要範例之一，⁵⁰其詞義雖不分訓，但與個別單音詞詞義相承，關係密切，為同族詞，而此類聯綿詞的用字也多與「銳」義有關。⁵¹

上引諸詞中有「睿崟」、「岑崟」、「岑巖」、「岑崑」、「巉巖（巖）」、「暫晷」、「嶄巖」，或可補上前文提到的「嶮巖」，這些聯綿詞上字「岑」、「嶮」、「睿」、「巉」，從聲旁來看或與「銳」義有關，應該不只是單純的記音符號。

上文指出「甚」、「允」、「今」聲字有不少互通之例，其中「扠／搯」、「戡／或」有「刺」義。《廣雅·釋詁》：「扠，刺也。」疏證曰：

扠者，《說文》：「扠，深擊也。」《列子·黃帝篇》云「攬搯挨扠。」《燕策》云：「臣左手把其袖，而右手搯抗其胷。」《史記·荊軻傳》作「右手搯其胷」，集解云：「徐廣曰：『搯，一作抗。』」索隱云：「搯，謂以劍刺其胷也。抗，拒也，其義非。」案：「抗」乃「扠」字之譌，《集韻》、《類篇》「搯」、「扠」竝音陟甚切，故「搯」字或作「扠」。俗書從允之字作「允」，從元之字作「允」，二形相似，故「扠」字譌而為「抗」。《燕策》作「搯抗其胷」，「抗」

⁴⁹ 參徐振邦：《聯綿詞典大詞典·代序》，頁5-6。

⁵⁰ 另可參沈懷興：《聯綿字理論問題研究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13年），頁55-57。

⁵¹ 關於聯綿詞的產生，不少學者認為是由複輔音詞分化而來，對於聯綿詞複音形式與單音形式並存的情況，一般將單音詞解釋為後起的，在聯綿詞成因的基本立場上，此說與單音詞合成聯綿詞的解釋或有不同，相關研究可參任繼昉：《漢語語源學》，頁11，及董為光：〈漢語「異聲聯綿詞」初探〉，《語言研究》1986年第2期（總第11期），頁170、174。聯綿詞成因涉及的問題較為複雜，限於篇幅，難以展開討論，就「岑崟」此組聯綿詞而言，不論先有複音詞還是先有單音詞，從用字上來看，本文認為記錄這組詞的個別單字存在因聲求義的訊息。

亦「扠」字之譌，且亦是一本作「搯」，一本作「抗」，而後人誤合之耳，姚宏校本云「一無抗字」，是其證矣。《說文》：「戡，刺也。」「戡」、「搯」竝從甚聲，義亦同也。⁵²

「扠」或作「搯」，與「戡」同有「刺」義，而文獻中「戡」又作「彘」，《說文·戈部》：「彘，殺也。《商書》曰：西伯既彘黎。」⁵³前文提到「戡」古文用「彘」，楚簡用字可證，「戡」、「彘」通用而「彘」訓為「殺」，則「殺」義應該是「刺」義的引申義，如同「伐」作砍頭之形有「砍」義而引伸出一般的「殺伐」、「征伐」之義。《爾雅·釋詁》曰：「犯、奢、果、毅、剋、捷、功、肩、堪，勝也。勝、肩、戡、劉、殺，克也。」「堪」訓「勝」、「戡」訓「克」，疏曰「克亦勝也」。⁵⁴訓為「克」的還有「劉」、「殺」，可知「戡」訓「克」亦「殺」義之引申，《清華一·祭公之顧命》有「皇天改大邦殷之命，惟周文王受之，惟武王大敗之」，「惟文武中大命，彘厥敵」（簡12），《逸周書·祭公》作「皇天改大殷之命，維文王受之，維武王大剋（或作克）之」，「維武王申大命，戡厥敵」，⁵⁵「敗」即「勝」，又可作「剋／克」，後一句敘述相同之事，「彘／戡」承「勝」、「剋／克」之義，「勝」、「剋／克」皆為「彘／戡」於戰勝語境中的引申義。

王念孫指出從「甚」聲有「刺」義應無問題，從一些聲音相近而有「銳」義的詞彙來看，這些「尢」、「甚」、「今」聲字的「刺」義很可能源自「針／鍼」。

陳劍先生曾考證甲骨文的「𠂔」字，以為從「丨（針／鍼）」聲，讀為「堪」，在論證過程中，陳先生根據楊樹達與張希峰的研究，對與「銳」義有關的同源詞作了精要的梳理，指出：

「針／鍼」具有「尖銳」與「細微」兩方面的特點（這兩方面也本來就是有密切聯系的），齒音侵談部字中有不少字的意義與此相合。「尖」字本作「鐵」，《廣雅·釋詁四》：「鐵，銳也。」王念孫《疏證》：「今俗作尖。」《說文》卷十四上金部：「鐵，鐵器也。一曰：鑄（鑄）也。從金、鐵聲。」徐鉉等曰：「今俗作尖，

⁵² [清]王念孫：《廣雅疏證》，頁100-101。

⁵³ [漢]許慎著，[清]段玉裁注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，頁637。

⁵⁴ [晉]郭璞注，[宋]邢昺疏：《爾雅注疏》，頁28。

⁵⁵ 黃懷信：《逸周書彙校集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年），頁932-933。

非是。」《說文》卷五上竹部「箴」「一曰：銳也。貫也。」。「織細」字作「織」亦作「織」（《說文》卷十二下女部：「織，銳細也。」），手織細曰「織」，字亦作「摻」（又《說文》訓「織」為「微盡也」，「霰」為「微雨也」，亦與「微」有關）。《說文》卷八下先部：「旣，旣旣（原作「替替」，從段注改），銳意也。從二先。」段注：「凡俗用鐵、尖字即旣字之俗。」從「替」聲的字中，「鐸」意為釘子，「簪」（簪子）細長而尖銳，顯然意義也都跟「尖銳」、「針」有密切關係。從「龜」聲的「鏡」、「攪」、「機」和「劓」等字多兼有「尖銳」與「刺」二義。上舉這些字的讀音多為齒音侵談部，跟「針」讀音亦不遠。「甚」聲字與齒音字也常發生關係，如「𦉳」為心母字，《說文》「𦉳」字籀文作「𦉳」，古文作「𦉳」。「𦉳」又可通作「斟」（看《古字通假會典》第238頁【斟與𦉳】條）。「咸」聲字與「鐵」聲字、「參」聲字也可通，如《爾雅·釋天》：「纁帛終。」《釋文》：「終，本或作織，又作𦉳、𦉳、杉。」「鐵（尖）」字的基本聲符「𦉳」《說文》卷十二下戈部訓為「絕」，又謂「古文讀若咸」。……這些字本來就是跟「針」有同源關係、最初讀音很接近的。⁵⁶

陳先生也指出古文字中最早表示「堪」這個詞的字是西周中晚期金文中從「今」得聲的「龕」，共五見。⁵⁷「刺」義的「戡」又作「戎」，其在「銳」義上與一些「鐵」、「替」、「龜」聲字有同源關係，而上舉聯綿詞用「岑」、「嶮」、「審」、「嶮」反映的便是此種關係。其中「岑」見於《管子》、《孟子》，「嶮」見於《莊子》，時代較早，而「審」、「嶮」先秦未見，可能是後起字，推測是依據當時的用字習慣用了「替」、「龜」為聲符強調「銳」義，應該不只是聲音相近而用。

綜上所述，本文認為「再成銳上」之「融丘」本作「岑丘」，為偏正結構，「岑」有「銳」義，作定語。同樣類型的詞彙如前引《孟子·告子下》之「岑樓」及《九歎·逢紛》、《越絕書·外傳記地傳》之「岑石」，另外還有木華

⁵⁶ 陳劍：〈釋「山」〉，收於劉釗主編：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3輯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0年），頁76。

⁵⁷ 陳劍：〈釋「山」〉，收於劉釗主編：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3輯，頁14。

〈海賦〉「岑嶺飛騰而反覆」之「岑嶺」，⁵⁸「岑」皆為「銳」義，修飾「樓」、「石」、「嶺」。

最後，對上引《爾雅稗疏》據《呂氏春秋·有始》東北之「炎風」又作「融風」以為「融丘」之「融」應讀為「剡」之說，也略作討論。

「炎風」在其他文獻中作「條風」（《淮南子·天文》、《史記·律書》、《易緯通卦驗》、《春秋考異郵》、《白虎通·八風》）、「融風」（《說文·風部》「風」字、《左傳·隱公五年》服注、杜注、《國語》韋注），⁵⁹「炎」、「融」、「條」之間通假關係或義近關係，無法確定，不過「融」入侵部則與「剡」（餘談）旁轉，從音理上看亦不能排除通假的可能。《說文·刀部》：「剡，銳利也。」⁶⁰《爾雅·釋詁》：「剡、矧，利也。」⁶¹《廣雅·釋詁》：「攬、捺、剡、鐵，銳也。」疏證曰：

《小雅·大田篇》「以我覃耜」，毛傳云「覃，利也」；〈繫辭傳〉「剡木為楫，剡木為矢」《釋文》竝作「掞」；《聘禮記》云「圭剡上寸半」；《史記·蘇秦傳》云「鏃戈在後」。竝字異而義同。「剡」訓「銳」，故又訓為「鋒」。〈晉語〉「大喪亂之剡也，不可犯也」，韋昭注云：「剡，鋒也。」⁶²

《廣雅·釋詁》又有「剡、劓、籤、剡、銳、鈇，利也」，疏證對「剡」的解釋跟上引文差不多，於「鈇」字下則曰：

〈燕策〉云「強弩在前，鈇戈在後」，《史記·蘇秦傳》作「鏃」，「鏃」與「鈇」通。《說文》「鈇，缶屬」，亦利之義也。⁶³

又《楚辭·橘頌》有「曾枝剡棘，圓果搏兮」，王逸：「剡，利也。」補注：「《方言》曰：凡草木刺人，江湘之間謂之刺。」⁶⁴可知「剡」的詞義多與物之「銳利」或「使銳利」有關，其義著重在「利」。

⁵⁸ [梁]蕭統編，[唐]李善等注：《六臣注文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），頁232。

⁵⁹ 參魏慈德：《中國古代風神崇拜》（臺北：臺灣古籍出版，2002年），頁85。

⁶⁰ [漢]許慎著，[清]段玉裁注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，頁180。

⁶¹ [晉]郭璞注，[宋]邢昺疏：《爾雅注疏》，頁57。

⁶² [清]王念孫：《廣雅疏證》，頁662。

⁶³ [清]王念孫：《廣雅疏證》，頁319-320。

⁶⁴ [漢]王逸注，[宋]洪興祖補注：《楚辭補注》，頁230-231。

考量冬部的「融」與侵部「尢／甚」、「今」聲字的關係，及「融」的聲符「蟲」可作「讒」的聲符等情況，加上形容山勢高銳的「岑峯」、「巉巖」……等詞所用的「岑」、「嶮」、「巉」、「嶮」等字皆與「銳」義有關，本文認為「融丘」的「融」讀為文獻與字書中常見的「岑」的可能性較大。

五、結語

本文探討《爾雅·釋丘》「再成銳上為融丘」之「融丘」。關於「融」有「銳」義的解釋，學者或直陳其義，或以為是引伸義，或讀為他字，其中董瑞椿在《讀爾雅日記》中將「融」讀為「蝕／鑷」及繆楷在《爾雅稗疏》將「融」讀為「剡」二說值得參考。

本文認為「融」（餘冬）可讀為「岑」（崇侵）。二字聲母發音部位相近，韻部關係亦密切，先秦有不少冬侵合韻之例，反映了二部在上古時期存在同收-m 尾的現象。從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異文材料來看，《上博三·周易》之「韞」（融）又可作「覲」、「眈」、「沈」，「甚」、「尢」作為聲符往往通用，而從「甚」聲字與從「今／金」聲字亦多有互通之例，如「戡／戎／岑」、「堪／戎」、「岑／嶮」、「念／堪」、「欽／堪」等，可知「融」確有可能讀為「岑」。此外，「融」以「蟲」為聲符，《上博一·孔子詩論》的「𧈧」從「蟲」聲，即「讒」，文獻中「讒鼎」又作「岑鼎」，也說明「融」可讀為「岑」。還有一組涉及湯伐桀與武王伐紂的地名聯繫了冬部字「戎／娥」與侵部字「聆／黔／莢」，其中又有一例作「螭」，疑即「融」字之訛，故很可能存在「融」與「今」聲字通假之例。

「岑」一般指「山小而高」，與「岑峯」此組聯綿詞有關，古代學者已指出此類連綿詞有「銳」義，而「岑峯」、「嶮巖」、「巉巖」、「嶮峯」……等聯綿詞中，上字「岑」、「嶮」、「嶮」、「嶮」的聲旁確與「銳」義有關，從用字來看，應該不只是單純的記音符號。文獻中不少「甚」、「尢」、「戡」、「瞽」、「龔」聲字在「銳」義上有同源關係，陳劍先生指出其義可能源自「針／鍼」，從「今」聲的「戎」、「岑」等字與「甚／尢」聲字關係密切，也可列入。至於《爾雅稗疏》將「融」讀為「銳利」義的「剡」（餘談），二字聲音相近，也有通假的可能，不過「剡」的詞義著重在「利」，考量冬部的「融」與侵部字的關係，及「岑」、「岑峯」等詞主要表達與山勢有關的「銳」義，本文認為「融」讀「岑」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大。

徵引文獻

專著

- 〔清〕段玉裁：《古文尚書撰異》，收於〔清〕阮元主編：《皇清經解》，清咸豐十一年補刊本，1861年。
- 〔漢〕毛亨傳，〔漢〕鄭玄箋，〔唐〕孔穎達疏：《毛詩正義》，臺北：臺灣古籍出版，2001年。
- 〔漢〕許慎著，〔清〕段玉裁注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，臺北：洪葉文化，1999年。
- 〔漢〕班固：《漢書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2年。
- 〔漢〕王逸注，〔宋〕洪興祖補注：《楚辭補注》，臺北：大安出版社，1999年。
- 〔晉〕郭璞注，〔宋〕邢昺疏：《爾雅注疏》，臺北：臺灣古籍出版，2001年。
- 〔梁〕蕭統編，〔唐〕李善等注：《六臣注文選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。
- 〔清〕郝懿行：《山海經箋疏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9年。
- 〔清〕焦循：《孟子正義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。
- 〔清〕王念孫：《廣雅疏證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8年。
- 〔清〕王先謙：《釋名疏證補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8年。
- 王力：《王力古漢語辭典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0年。
- ：《漢語史稿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5年。
- 任繼昉：《漢語語源學》，重慶：重慶出版社，1992年。
- ：《釋名匯校》，濟南：齊魯書社，2006年。
- 朱祖延：《爾雅詁林》，武漢：湖北教育出版社，2014年。
- 李步嘉：《越絕書校釋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6年。
- 李學勤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壹）》，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9年。
- 李存智：《上博楚簡通假字音韻研究》，臺北：萬卷樓圖書，2010年。
- 沈懷興：《聯綿字理論問題研究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13年。
- 高亨：《古字通假會典》，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97年。
- 徐振邦：《聯綿詞大詞典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13年。
- 殷寄明：《漢語同源詞大典》，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8年。
- 陸志偉：《古音略說》，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79年。
- 麥耘：《音韻學概論》，南京：江蘇教育出版社，2009年。
- 陳新雄：《古音學發微》，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83年。

- 陳仁仁：《戰國楚竹書《周易》研究》，武漢：武漢大學出版社，2010年。
- 郭錫良：《漢字古音手冊（增訂本）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10年。
- 黃懷信：《逸周書彙校集注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年。
- 華學誠匯證，王智群等協編：《揚雄方言校釋匯證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年。
- 趙彤：《戰國楚方言音系》，北京：中國戲劇出版社，2006年。
- 魏慈德：《中國古代風神崇拜》，臺北：臺灣古籍出版，2002年。

期刊與專書論文

- 王志平：〈也談「銛纏」的「纏」〉，收於中國古文字研究會，中華書局編輯部編：《古文字研究》第28輯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0年。
- 李家浩：〈楚簡所記楚人祖先「媯（鬻）熊」與「穴熊」為一人說〉，《安徽大學漢語言研究叢書·李家浩卷》，合肥：安徽大學出版社，2013年。
- 周祖謨：〈漢字上古音東冬分部的問題〉，《周祖謨語言文史論集》，北京：學苑出版社，2004年。
- 陳劍：〈釋「𠄎」〉，收於劉釗主編：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3輯，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0年。
- 曾憲通：〈從「𧈧」符之音讀再論古韻部東冬的分合〉，《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叢考》，廣州：中山大學出版社，2005年。
- ：〈再說「𧈧」符〉，《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叢考》，廣州：中山大學出版社，2005年。
- 董為光：〈漢語「異聲聯綿詞」初探〉，《語言研究》1986年第2期，總第11期。
- 蔡哲茂：〈上海簡孔子詩論「讒」字解〉，《蔡哲茂學術文集》第7冊，新北：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2021年。
- 錢宗武：〈《尚書》聯綿詞的類型兼論聯綿詞的構詞理據〉，收於張涌泉等編：《漢語史學報》第3輯，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，2003年。
- 顏世鉉：〈楚簡「流」、「讒」字補釋〉，收於謝維揚，朱淵清主編：《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》，上海：上海大學出版社，2004年。

會議論文集

古育安：〈《史記·殷本紀》所載湯伐桀之戰的取材與書寫問題〉，收於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編：《第十二屆漢代文學與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臺北：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，2022年。

網路資料

苗豐：〈《保訓》與《山海經》對讀三則〉，發表於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」，參見：<https://www.tafnmachine.com/Web/Show/4492.html>，發表日期：2019年11月28日；瀏覽日期：2022年5月15日。